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新闻热线:18653588630 投稿邮箱:qlwbmxs@vip.163.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264003

# 老友宋仙桥的临终之托

毛贤君

牟平的青年美术工作者宋冬平母子二人来我家看我,这深情厚谊令我十分感动。

1998年冬天,我有缘结识牟平画家宋仙桥先生,先生擅画虎,虎双目圆睁,炯炯有神,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一张工笔虎,要画一个星期,可见创作态度之严谨。我采访回来,写了篇专访《山洞出猛虎画室变幽林》,发表在1999年第四期的《胶东文学》上。友人见了宋仙桥先生的作品,异口同声地说:“没想到在牟平还有宋仙桥这么一个画虎大家,若他是北京画家,他的作品就价格不菲,名满全国了,真是何亦无圣贤,遗之在草泽啊!”

弹指一挥间,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采访宋仙桥老师,宋冬平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丫头,就在家中临帖习书,学着画老虎,2011年又从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毕业,算是童子功功底深厚的科班出身了。人也长成身材高挑,婉丽可人的大闺女啦!多年前,宋仙桥先生住院时,我曾上车

平去看过他,再无什么联系。这次她母子二人来看我,宋冬平的母亲告诉我:宋仙桥先生已作古两年。临终时嘱咐她说:“我的朋友中,毛弟兄忠厚老实,办事可靠,我死后,你母女二人上烟台去找毛兄弟,叫他帮冬平发展。”

听了宋大嫂的肺腑之言,我的眼泪差点掉出来,没想到15年前,受友人之托,为宋仙桥老师在刊物上发了一篇专访,到现在人家还想着我。那时我在胶东文学杂志社工作,敬爱的林深总编叫我主持书画家专栏,于责任编辑。为胶东有成就的书画家写专访,是我的职责所在,分内之事。可现在我微如芥子,小如蚂蚁,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退休老工人,人微言轻,我有什么能力帮冬平这孩子发展,宋仙桥先生的重托我怎么承受的起呢?

我难过地说:“唉,宋老师临走我也没去送一送,愧对老友。感谢宋老师的信任重托,冬平,你现在从事什么工作?”

宋冬平告诉我在牟平开了一家画廊,我深知文化产业创业的艰难。咱烟台人,好是好,就是文

化消费观念淡薄。老烟台人有句大土话叫“操持”,有搜集,索要之意。常听人说,你给我操持幅字画,你给我操持张机票,若想叫人花钱买字画,机票,那可是让老黄牛坐板凳——难上加难。何况画廊又多,竞争激烈。要想脱颖而出,绝非易事。

我为难地说:“帮你发展画廊业务,我可是披着蓑衣进当铺——说得了当不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略一沉思,办法有了。“这样吧,我有一批德艺双馨的好朋友,我不行的朋友行,有机会我给你引荐引荐,至于对你的事业能否有帮助,看你的造化了。”老头办事都认真,我正琢磨等秋风凉了,请谁上车平区看看宋冬平的画廊,机会终于来了。我的老友,原中华作家杂志社总编、书法家赵海东先生打电话给我,说由文化部中国佛学文化保护发展中心举办的“文化长征”系列书画展7月20日在新桥发展,邀我参观。我打电话叫宋冬平带幅作品来,要介绍书画界的朋友和她认识。电话中我只知道,她已不开画廊,到莱阳打工去了。



7月20日上午下着雨,宋冬平坐着轿车由莱阳而来。小宋告诉我在莱阳亿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从事美术设计工作,专业对口。公司总经理王天南和驾驶员俩人专程送她来烟台参观画展。王天南先生年纪轻轻却十分识才、爱才,对小宋说你好好做你的学问,好好学画,有机会我带你上北京,找顶尖级画家指导你作画。画展上,宋冬平拿出了她的工笔虎,求教于烟台画家,有“烟台张大千”美誉的著名画家衣殿台先生给她的画子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不足之处,认为后生可畏,前途远大。

看到宋冬平的工笔虎能得到衣殿台先生的好评,工作也有了着

落,衣食无忧,可以专心致志,从事心爱的艺术创作,真是春风得意马蹄急,一朝看遍长安花。我这下彻底地放下心来,嘱咐小宋在王天南先生麾下好好干。在公司里,你只有创造价值才有价值。给人家打工,不干则罢,干就要干好。

看完画展,回到家中我如释重负。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是我终生不渝的信念。孔子曰:“言而无信,不知其可”,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没法和别人比。但讲诚信都是人人可以做到的。只要你讲诚信,朋友自然就多。朋友多了路好走。我还要以诚待人,尽自己微薄之力去帮助朋友,追求老年的乐趣和幸福。

# 养兔状元曹善佳



任允好

“有利无利常在行”,这是烟台东郊草埠村老农曹善佳常说的一句话。他还说,做生意“不要今日打鱼,明日晒网,漏了河海”。他几十年如一日,把青春沉落在养兔岁月的底片上,饱经风霜,走过沧桑,苍老在农家园里,成为全村有名的养兔迷。

曹善佳快70岁了,眼下还养了80多只兔。这天中午,他光着膀子,推着胶轮车走在村路上,一对大车篓装着冒尖的青草、拉蔓,足有三百斤,漆黑的脊背上流淌着闪光的汗水。“善佳,憋着点干,别中暑!”我关照他说。“嘿,老哥,咱庄稼人,喝水排汗,百病不犯!”他笑眯眯地回答。又急匆匆地往家赶路。我知道:回家后,他还要把青草等物切短分送到兔窝里。

曹善佳是个好人,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产队的红保管。管队上千活用的工具,管仓库里的各种粮食,还管队上的生畜吃的饲料,队长随叫随到,走在社员出工前,散在社员回家后,天天如此。他听党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心一意为国家。天天评为五好社员,直干到土地下放为止。

上世纪六十年代,解甲庄公社一些大队,刮起养兔风,可不久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给砍掉了,农民认准了:“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到了七十年代,养兔热又兴起来了,曹善佳顺应形势,1974

年就省吃俭用买了兔崽,那时买一对雌雄兔需花4元钱。他想:干事业要有理论指导,到书店买了养兔书。研究兔的品种,识别兔毛的质量,学习剪兔毛的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他利用大雨天,去兄弟村取经。那时,冶头村养兔大有名声,他去过多。细问品种兔的优势,观察剪兔毛的方法,请教喂饲料的多样性,甚至连兔窝的样式,大小他都一一记在本上。最大的收获是:他学会了买雌雄兔自繁自育兔崽。他带动了村里一大批养兔户,成了养兔师傅。

养兔必备足饲料是关键。曹善佳向养兔户大力宣传,还带领大家到河边浅水中,割青草、拉蔓、水芹菜等,家兔最爱吃鲜饲料,增膘毛亮。夏料的兔料,到地沟、河边找一分钱也不用花;冬季的兔饲料,也要藏好,自家有地瓜蔓、花生蔓、晒干粉碎加点花生饼、麦皮等,用温水拌均喂兔,照样能长出好兔毛,卖个好价钱。1985年,是曹善佳难忘的一年:他积攒了20斤兔毛,一次卖了二千多元,养兔迷的事迹上了报纸了,十里八村养兔户震动了,取经人络绎不绝。

曹善佳养兔近40年了,而今,一如既往地养了80只兔还不足。光着脊梁,推胶轮车,满载青草走在回家村路上,他自豪:听党的话,养兔也能走上小康路。他坚信:养兔也能实现蓝色的梦!带动一大批人走上致富的道路。

# 追忆烟台钢琴名家李绪良

郁蔚

当年,烟台小港城,稍有点特色的人物,满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建国初,烟台南山路小学音乐老师李绪良,就是一个满城传谈,痴迷钢琴的特殊“人物”。

他于少年时随父在青岛受一名外国传教士启蒙学弹了钢琴,自此走向痴迷钢琴,酷爱音乐的闪光道路。全家迁居烟台,建国初他十六七岁,被首批选聘为当年人才奇缺的小学音乐老师。那时我恰好在他所任教的南山路小学就读五年级。李老师高挑个头,一头蓬松的自来卷发。走去路来,脚步富有弹性,显得特别轻松。眼睛左右光顾,头部也随之左右稍有摆动,仿佛特别投入地在钢琴键盘上轻盈舞蹈,给人以精神十足浪漫幽默之感。学校传达室李宝玉老大爷,绘声绘色讲述了他利用课余时间苦练钢琴的情境:

“音乐教室开始设在东校园南面的会议室,钢琴摆放在主席台旁。放学后,音乐室是教导处加锁不开放的。那时李老师单身住校,为了练琴,几乎每天晚,他就说服我多关照,他从门中间一个破损玻璃的方口蹿进去,必要时还需我撮上一把,他深夜出来时,也需我帮帮忙。他进去练琴,一练就是四五个小时,夜深人静我在传达室的小屋子里清晰地听着抑扬顿挫悠扬缓急的琴声在夜空中激荡,

几乎没有停息,我常常在他的美妙钢琴声中睡着了。

后来我问他弹了些什么,他告诉我都是肖邦、莫扎特、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的名曲,还有中国洗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夏天,校园的蚊虫特多,他在音乐室里练琴,想必蚊虫会大大地光顾他的,可他的琴声几乎没有停止过。我和李老师的友谊越来越深。

最有趣的是李老师不会谈恋爱。当年,他青春年华,老师们多为他操心,给他介绍对象。一个星期天,他把新认识的对象领进音乐室,他弹了整整一上午,急得姑娘围着钢琴直转圈,他沉浸于乐曲,没有丝毫顾及亲近新认识对象的情谊。初次见面的对象只好郁闷而去,一去不复回了。另有一次,一位姑娘特别欣赏他的钢琴演奏,他领着姑娘走进个人宿舍,姑娘看到他的满地没洗乱丢的臭袜子,捂鼻转身就走了,也是一去不复返了。这样说的老师似乎有些不敬,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很难找个称心如意的心上人。

李老师在音乐课,是我们接受美育素质教育最喜欢的课了,教我们识简谱,悉心教导童声发声演唱。许多儿童歌曲,已经成了我们终生不

忘,甜蜜的生活片段,至今老声唱起来,还带当年那幼稚天真的韵味。那时

学校多有排练大合唱的活动,参加全市文艺会演,他当然担任指挥。排练中,他精神抖擞精心指导一百名男女学生,八音定调一丝不苟,常常为一个音部,甚至一个学生的音准。他或弹着钢琴定音或亲自发声,起来坐下,唱唱停停,反反复复不计其数,常常口干舌燥,嗓子冒烟,他都在所不辞,终将排练臻美为止,他那焦急而严肃的脸庞也会洋溢出快乐的微笑。

在全市的大赛中首屈一指是理所当然的。他的钢琴演奏水平,是当年港城为数极少的佼佼者。后来先后调入毓璜顶小学、烟台地区文工团、烟台地区歌舞团、烟台市话剧团等单位工作过。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后期,在胜利剧场演出中,他激情澎湃全身心投入了钢琴协奏曲《黄河》的演奏。由于他手舞足蹈、用力过猛,腰带竟然鼓断了,完整演奏结束,在热烈掌声中,起来谢幕,他只好两臂夹好腰部,用小步挪到台前频频恭敬鞠躬谢幕,再谨慎挪着小步退场,尽管台下叫好的掌声不断,他也一时不好再上场了。此事是否真实,我想大会有演绎的成分,但他的钢琴演奏水平博得全场阵阵喝彩叫好,这是不争的事实。殊不知烟台港城的观众历来对于文艺欣赏都有较高的水准的。

“文化大革命”浩劫期间,据了解李老师受到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红卫兵到他家抄家,烧毁他收藏的全部古今中外金典曲谱及相应的中外音乐名著。最后,红卫兵举起铁锤要砸他心爱的钢琴,他扑通一声跪地高声吼道:“钢琴是我的命,要砸先砸我的头颅!”他抱住了这架价值高昂的英国19世纪钢琴昏死过去。

后来,正值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也正是李老师钢琴演奏炉火纯青之时,他的糖尿病综合症进入晚期,不久恋恋不舍离开人间,享年七十多岁。我们痛心扼腕,烟台街早限一个钢琴演奏家,惜哉悲哉!

